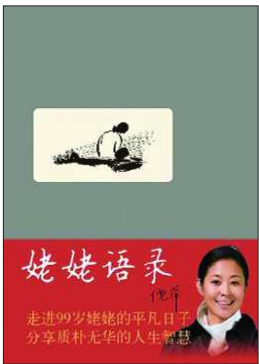


28

姥姥说：人生下来就得受苦，别埋怨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：中华书局  
◆作者：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，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，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，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假期快结束了，我就起早摸黑地给姥姥砍一垛山草留着冬天烧炕。姥姥后来说起这事还抹眼泪。姥姥说还没有草高的我呀，每趟从山里回来都背着个大草垛，那草垛大得呀，不仔细看都找不见人。太大的、背不动的草垛，我就用绳子往家拖，肩膀头、手背上全是血印子。一天上山几个来回，直到把草垛堆得和房子一样高，我才罢了。我就是不想让姥姥的炕是凉的，我知道睡在凉炕上的姥姥冬天会咳嗽得更厉害。

舅舅说送走了我，姥姥坐在草垛上掉泪。

这一冬，炕依然是凉的，姥姥依然咳嗽，草垛依然那么高。姥姥不舍得烧，看着草垛如同看见小外甥漫山遍野地砍草，“看着草垛心里比烧了炕还暖和”。

冬天的寒假特别短，我也坚决地要求回水门口，看看姥姥，再砍点山草。

可是一进院子就看到大雪下盖着夏天我给姥姥砍的那垛山草，走的时候啥样，现在还是啥样。本该不懂事的我也全然懂了，我抱着姥姥抹着眼泪。姥姥不停地安慰我：“这个冬天不冷。”

我盼望我是姥姥心里的那团火，一辈子为她取暖，一辈子不让她冻着，一辈子不让她咳嗽。

冬天的水门口也真是冷啊，姥姥家的草房子冰柱都结得比擀面杖还长。人家一般就随手砍掉了，姥姥不让，说挂在上面多好看，房子像个水仙洞。

早上水缸里都是厚厚的冰块，要用捣蒜的石头锤子才能砸开一个洞。劲使大了水缸就裂了，劲使小了又砸不开。姥姥总是乐观地面对这一切，“冰块儿熬出的饭菜呀神仙才能吃上”。

我们一家过着神仙的日子。没有文化的姥姥从容地面对生活，她总说：“人生下来就得受苦，别埋怨。埋怨也不是苦，不埋怨也是苦。你们文化人不是说‘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吗’？”

“姥姥，可以啊！和尼采的高度是一样的。”

“都姓‘倪’，谁高谁低都一样。”

“人家是外国的大哲学家，人家说‘人生就是一场苦难’。”

“这个姓‘倪’的”就说对了一半儿，那一半儿甜他还没说呢。什么

是甜？没病没灾是个甜，不缺胳膊少腿是个甜，不认字的人认了个字也是甜。”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懂事的我天天盼着快长大去挣钱，见不得姥姥受穷的日子，不想过这种穷神仙的日子。

每次从青岛往姥姥家走的时候，我都像鬼子扫荡一样把母亲家能拿的东西都拿上。多少年了，我心里的那个家永远是姥姥家那五间老房子。

在青岛读书的日子里，每吃一顿好饭我都会想，姥姥现在吃啥呢？每次看见妈妈发的工资，我都想说给姥姥寄点吧，可嘴始终没张开过。我发誓等自己挣了钱都给姥姥花。

现如今我真的有钱了，姥姥却花不动了。人生或许就是这样……

实际的钱姥姥不需要了，我想让姥姥精神上有钱，有她这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。我用最质朴的方式想让姥姥富有，于是我挣每一笔钱回家都如数地告诉姥姥。我现在到底有多少钱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，我的妈和我妈的妈。

“上海事件”不能再拖下去了

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，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，连车都开不了，其状甚惨。

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挑唆，但事实上并不成功，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，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，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。

在虹口公园谋杀案中，由于刺客尹奉吉坚不吐实(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)，负责刺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，导致日本人手里并没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。

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，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，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拨一拨地翻江倒海，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，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。

也就是说，至少政客们(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)都已经清楚，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

了。所以犬养首相给重光葵发指令，要求后者其他的先不要管，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。

在识大体、顾大局这方面，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。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，知道与“满洲的前途问题”相比，“上海事件”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，需要“适可而止”，否则，“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”。

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，实际上还是国联。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，“十九国委员会”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。他们针对上海时局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。这个方案虽然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，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，“如遇一方要求时，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”，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，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。

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门道在里面的。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。所谓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，日本就算不同意

也没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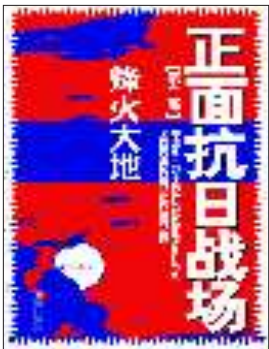
“如遇一方要求”，没说是哪一方，中国可以，日本也可以，最重要的是“有权”和“合理”这两个词。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，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。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，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。

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，马上就同意了。日本人也不是傻子，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。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报，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。

眼见日本不上套，英国人又跑来协调。英国人虽然不读《论语》，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。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。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，那我给你拿掉一条，修改一条。

拿掉的是这条是“少数服从多数”。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，明确为在“最短期內行之”，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，但越快越好。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。中国同意了，日本也同意了。于是，折中方案被上报“十九国委员会”，后者以此为基础，拟订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。

16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：武汉出版社  
◆作者：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，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，以东北沦丧为起点，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，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14

张总异常自信地说：GDP肯定是在下降



《中国，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：中国和平出版社  
◆作者：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，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，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

我恭维他：“张总的衬衫是名牌啊。”

张总咧嘴一笑，得意洋洋地安慰我：“不着急，早晚你也会有的。”说完正式开始上课：

“哥在家是干什么的？”我说做生意。“现在生意不好做吧？”我叹气：“是啊，不好做。”“那你知道为什么不好做吗？”我看看他：“你说吧，我听着。”张总长叹一声：“现在咱们国家经济不行啊，这个……供大于求，产大于销，啊，这个GDP每年都在下降……”

我眼都瞪圆了：“等等，你说什么？GDP下降？不可能吧？你听谁说的？”

张总异常自信地微笑：“哥，你肯定是被电视和报纸骗了，他们说GDP增长，啊，你就相信增长？聪明点吧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一个法国回来的博士、一个中山大学的教授，啊，都谈过，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，啊，这GDP肯定是在下降！”

我又气又笑，想想还是不能发作，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：“这

GDP吧，不可能下降，电视上不一直说要保八吗？保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保证GDP每年至少百分之八的增长率。”

他鄙夷地看着我：“哥，我知道你见过世面，可今天我我能坐在这里，啊，就肯定有我的道理！我说GDP在下降，啊，它就肯定在下降！”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斜着眼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什么是GDP？”

这下把他问傻了，张总嘴巴大张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说：“GDP是个英文缩写，翻译成中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。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，有目共睹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这GDP一定是在增长，决不可能下降！”

小伙子脸红了，赶紧岔开话题：“哥，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不过不全面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啊，这个，就算这GDP不断增长，可CPI不断下降，你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这帮家伙受的都是同样的教育，假话一旦被戳穿就这么转圈：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不过不全面，就

像我刚才说的……我心想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，你他妈什么时候说过了？旁边的小庞对我连使眼色，我在气头上也顾不得许多，梗着脖子继续抬杠：“CPI是物价指数，我怎么没觉得它下降？前些年猪肉多少钱一斤，现在多少钱一斤？如果真像你说的，GDP不断增长，CPI不断下降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出现奇迹了！”

他脸红如漆，还在硬撑：“哥，你……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不够全面，啊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刚才说的……”小庞脸都青了，皱着眉头对我挤眼，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真正目的，赶紧低下头。张总结巴了几分钟，元气渐渐恢复，嗓门也越来越高，讲经济现状之恶劣、国际形势之严峻、连锁销售之贡献、国家期望之殷切、人民拥护之热烈。我不断点头：“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”“哎呀，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”

一直讲了半个钟头，下课了，我拍了个异常肥腻的马屁：“张总，你不可能小学没毕业吧？就你这口

才，当个大学教授都没问题啊。”他异常真诚地回答：“不骗你，哥，真的是小学没毕业。我这口才吧，都是在咱们行业中练出来的。”我感慨：“你呀，多亏生在现在，要是生在过去，肯定得让人打死。”他愕然不解，我笑着解释：“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能有这水平，这要放在过去，你不得成精啊？”小伙子笑得眼都眯了起来，握了握我的手，无限甜蜜地送我出门。

张总真名叫张山明，也是农村孩子，他的家在黑龙江漠河，那里有漫长的冬天，他肯定很怕冷，说发财之后不回东北了，就在南方定居。

下楼时我想：他肯定发不了财，最终还是要背起行李，回到寒冷的故乡。当他躲在两层窗子之后，望着窗外的满世界冰雪，重新想起上饶的日日夜夜，他是该哭，还是该笑？

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：虽然你是我们骗来的，可自从你下了火车，任何人都不会对你说一句假话。弦外之音是：虽然我骗了你，但你要相信我——这话傻子听了都要生气。如果一件事在谎言中开场，必然也会在谎言中收场，永远不要期待骗子的真诚，他能骗你一次，就能骗你两次、三次、无数次。